

漢書

三十六之三九

列傳

公孫賀 子敬聲

劉屈氂

車千秋

王訢

楊敞 子暉

蔡義

陳萬年

鄭弘

楊王孫

胡建

朱雲

梅福

云敞

霍光

金日磾 子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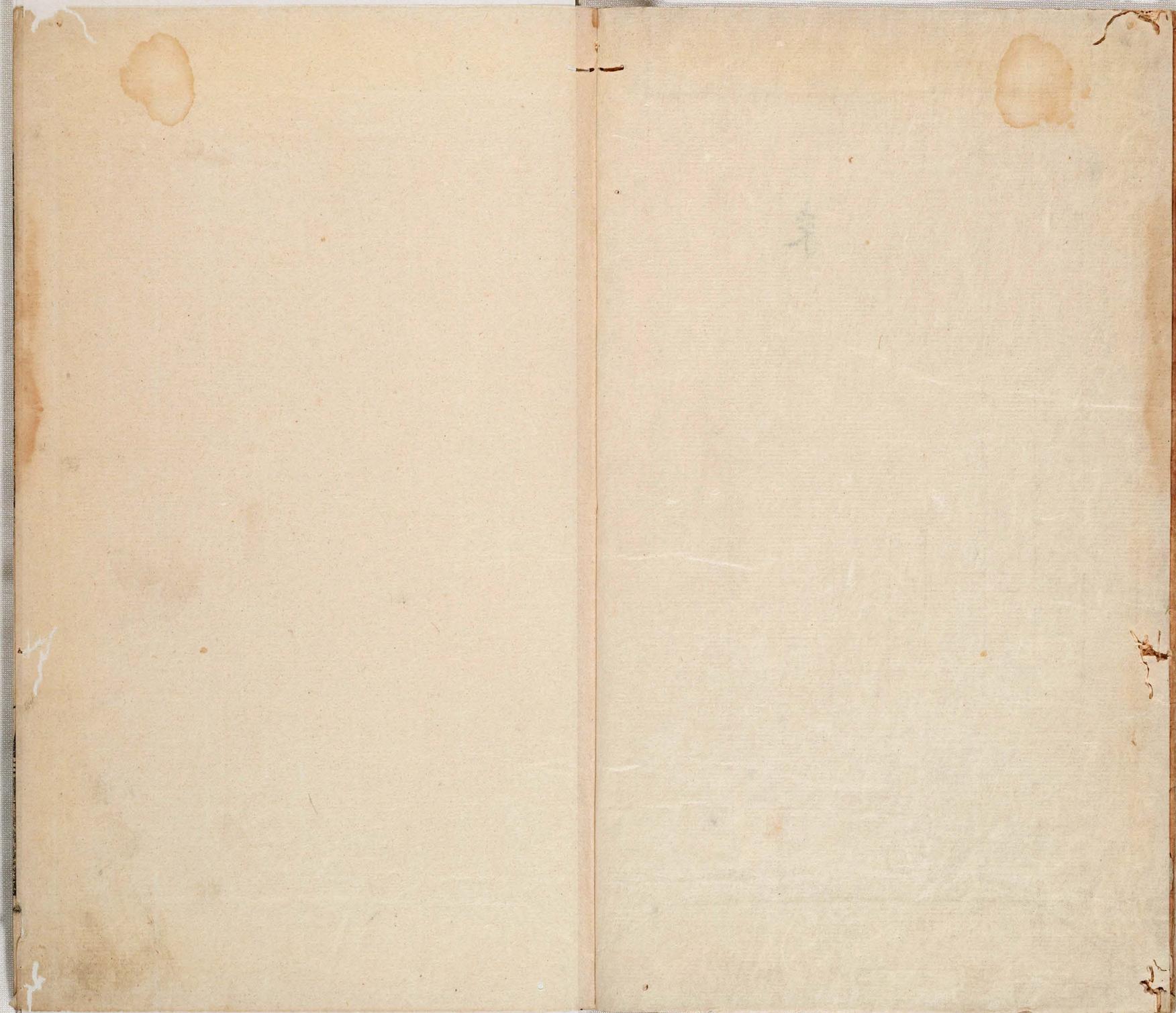
趙充國

辛慶忌

共三十六

0932	貴	年
3	重	月
24	書	日
佛教大學藏書		
第	302904	号







公孫劉田王揚蔡陳鄭傳第三十

班固 漢書六十六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師古曰昆音戶門反

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

十餘篇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賀少為騎士從軍數

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太

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為輕

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

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窳侯臣瓚曰茂陵中書賀封南窳侯表亦作奔師古曰窳

奔二字同耳音普教反後再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

後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師古曰沮音子間反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師古曰督謂察視也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師古曰比類也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驢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廼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師古曰師地賀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

賀自請遂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師古曰斜谷名也其中多木械謂桎梏也言我方欲告丞相事安世遂獄辭且多械繫方久故云然也斜音弋奢反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師古曰武帝女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師古曰甘泉宮在北山故欲往比皆言上也刻木為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奏園傳師古曰武五子傳敘庚太子謚庚而置園邑故云庚園也劉屈釐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不

劉屈釐傳

劉敬曰使人至多

罪劉本在王

知其始所以進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
 故乘高執而為邪師古曰帝為太子黃已為舍人故云舊故興美由以利子
 第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如淳曰成邊卒糧之不賈
 賂上流師古曰丞相貪冒受賂于下故朕忍之久矣終
 不自革師古曰革改也廼以邊為援如淳曰使內郡自作車耕
 以行恩施為己名援或曰以胡為援也使內郡自省作車服虔曰詠令內
 輸也邊屯無事之時宜自治作車以給軍用師古曰又令
 曰令郡自省減諸餘功用而作車也省音所領反
 耕者自轉文穎曰自以困農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
 衰減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
 反使懷孕者為之傷耗以減武備也耗音呼到反
 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姦傳朱安世師古
 也逮捕獄已正於理其以涿郡太守屈釐為左丞相分丞

宋祁曰叙字
景本有叙字

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
 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
 為澎侯服虔曰澎音彭晉灼曰東海縣其秋侯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
 發兵入丞相府屈釐挺身逃亡其印綬師古曰綬引也
 故失印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
 所置驛也師古曰置謂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
 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師古曰籍籍丞相無周
 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平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
 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師古曰櫓猶也遠與敵戰故
 望敵之樓也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師古曰用短兵堅閉城
 門毋令反者得出天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

宋祁曰叙字
長史下當係
使字

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
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太子
亦遣使者橋制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橋制託稱詔命也赦長安中都官
囚徒師古曰京師諸官府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
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今鄠縣東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皆以裝會侍郎莽通使
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
引騎入長安又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立成師古曰輯濯士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濯並音直孝反初漢
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
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

應太子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師古曰毆與驅同凡數萬衆至
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
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也丞相附兵浸多師古曰浸漸也太子軍敗
南薜覆蓋城門得出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號杜門會夜
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
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柰何擅
斬之丞相釋仁師古曰釋放也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
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
之惶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
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
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

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
為純侯。孟康曰：純音姬，在濟陰成武，今有亭。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
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燔煌
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畧，故徙之也。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
諸城門，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湖縣名。
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
送至渭橋。師古曰：祖者送行，因設宴飲焉。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
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為丞相，稱
為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不為通矣。如立為帝，君侯長
何憂乎？師古曰：如若也。屈釐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
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釐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

車千秋傳
三十三卷 武帝五子傳
卷引車千秋
幸

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
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
為帝。有司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釐厨車
以徇。師古曰：厨車載食之車也。徇，行示也。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
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師古曰：劉敬所
言徙關東大族
者，千秋為高寢郎。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
敗父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師古曰：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也。日子弄
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入當何罪哉？臣嘗夢見
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廼大
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

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即拜之言不殺時也數月遂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何以得為相也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廼貫之師古曰貫寬縱也謂釋放之也其下亦同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師古曰言稱其職也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

宋祁曰當刪字

劉敞曰既言自死也相流及士大夫則不及太子時也

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眾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廼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真樂師古曰真與同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師古曰謂與太子戰死者朕日一食者累月廼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師古曰言既往之事不可追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師古曰督察視也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師古曰鞫鞫問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椒和泥塗壁取其温而芳也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

宋祁曰當刪字

也三十一至今餘巫頗脫不止師古曰言往陰賊侵身遠近為

盡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故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

石各就館師古曰謝告也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師古

謂洪範之辭也母有復言師古曰不後歲餘武帝疾立皇子鉤

弋夫人男為太子師古曰鉤弋官名也昭帝母趙拜大

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

千秋竝受遺詔輔道少主師古曰道武帝崩昭帝初即

位未任聽政師古曰年幼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

丞相位謹享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

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

光母負天下師古曰督視也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

宋祁正文未
王本作未堪

宋祁曰權位未
俗作才考非

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

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

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比得煮鹽鑄鐵因摠論政治得失也千秋為相十二年薨

謚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

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

以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國除桑弘羊為

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國家興推筦之利師古曰推謂

官也竟即管字也義與幹同皆謂主也推解在昭紀伐其功師古曰自欲為子弟

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

令孟康曰故千乘縣也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

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

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師

郡國師古曰為使者故謂之使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

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師古曰貸猶假也言令盡

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

訢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

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辨師古曰供音君用武帝嘉之

駐車拜訢為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

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諡曰敬侯子譚嗣以列

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師古曰與益封三百戶薨子

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寵張晏曰

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若云王氏則與莽

族相涉故以侯號稱之手莽本以與譚得姓不同祖系

各別故為婚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掩也自訢傳國至玄孫莽敗廼絕

揚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

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

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廼移病卧師古曰移

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聞之後遷御史

大夫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

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

案不曰掩
作下

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
 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唯唯恭應延年起至更衣
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禮也敞夫人遽從東箱師古曰謂敞曰此
 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
 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師古曰與延年
 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師古曰三人共請
 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即位月餘
 敞薨謚曰敬侯子忠嗣以敞居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
 千五百戶忠弟暉字子幼師古曰暉音於粉反以忠任為郎補常
 侍騎師古曰為騎郎而常侍謂之常侍騎也暉母司馬遷女也暉始讀外
 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

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暉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
 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暉等五人皆封暉為平通侯遷
 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廼得出名
 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
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財用者雖非休沐常得在外也貧者實病皆以休假償之也或至歲餘
 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郎
有主部故行錢財而擇其善以招權也貨賂流行傳相放效師古曰放
 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應劭曰長
之調度也蘇林曰簿書給餼之長也師古曰應說是一歲
言終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發大司農也
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
 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

宋祁曰簿書
 給餼之長也
 本給作餼無
 餼字

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暉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暉暉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暉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暉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節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入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以是敗師古曰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肄宗廟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肄習威儀也師古曰肄音弋二反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肄純侯御師古曰純侯廼為御耳御謂

宋神曰正文教者也多也

御車也純音丁故反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暉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暉罪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暉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犇車抵殿門也師古曰犇音丁禮反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暉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暉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暉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我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也真入所謂鼠不容穴銜窠數者也李奇曰真入正人何如得活也師古曰窠音其羽反數音山羽反解在也師古曰窠音其羽反數音山羽反解在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師古曰謂譯者所錄也相讀曰示暉曰冒頓單

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殍惡單于不來明甚師古曰時使者云單

于欲來朝故暉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暉云不來

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師古曰過此謂經過

此也問其過謂桀紂之過惡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暉聞

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暉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

不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所謂死滅也若秦時但任小臣誅

殺忠良竟以滅亡今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可以

至今猶不亡也古與今如一丘之貉師古曰言其同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

暉妾引亡國以誅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

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

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詔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

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謂漢史為春秋失之矣行必不至河東

矣張晏曰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

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言當時在其

左右見此事者也奏暉不服罪而召戶將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戶將

官名主戶衛屬光祿也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師古曰飭與教同富平侯張延壽也

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師古曰言不夕活也暉幸與富

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暉語自與太僕

相觸也師古曰令延壽證云暉無此語長樂誣之也尊曰不可暉怒持大刁

曰蒙富平侯力得赦罪師古曰暉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

怨也毋泄暉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文穎曰勿使太僕聞暉此語師古曰

計餘事者恐長樂心忿更加增其餘罪狀也暉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

上所信任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

妾怨望稱引為詆惡言師古曰詆與妖同大逆不道請逮捕治

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暉長樂為庶人暉既失爵位家

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

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暉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

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師古曰闔閉也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

稱譽暉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晦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晦與暗

同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暉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師古曰

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師古曰卒亦終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

教督以所不及師古曰蒙蔽督視也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

以列

惟其終始師古曰惟思也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猥曲也言鄙陋

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師古曰逆足下之意默而息乎

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季路侍

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暉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

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

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

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志已負竊位素餐之責又矣

師古曰素空也懷祿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

口語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

滅不足以塞責師古曰塞補也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

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

朱子曰息乎
之義程子
善

人全軀說以忘罪師古曰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

勸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

園治產以給公上師古曰充縣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

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師古曰

至親君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

日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魚

羔斗酒自勞師古曰魚毛炙肉也即今所謂鱸也魚家

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

酒後耳熱仰天拊缶應劭曰缶器也秦人擊之以而

呼烏烏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麴中缶即今之盆類也呼

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糞人生

及敬曰惟但云
送終三年不
及敬云三月不

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

百畝以喻百官也言巨者真實之物當在困倉零落在

野喻已見披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師古

曰其豆莖也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仰師古曰袂

足起舞誠滂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師古曰自暉幸有

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歟

暉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師古曰栗雖

雅知暉者猶隨風而靡師古曰言逐眾尚何稱譽之有

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

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師古曰引董

仲舒傳作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

反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

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干木田子方魏賢人也

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漂音匹透反槩音工

代反分音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

戎舊壤文穎曰昆夷之地也子弟貧鄙豈習俗之移入哉於今廼

賭子之志矣師古曰言豈隨安定貧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道今乃見子之志與我

不同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師古曰旃之也言子當自勉厲以立

功名不須多又暉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暉曰西

河太守建平杜侯師古曰杜延年前以罪過出今徵為御史大

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暉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

盡力暉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司

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

佐成上書告暉如淳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佐驕奢不主猥馬吏也有史有佐名成者驕奢不

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子會宗

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暉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要

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暉與相應有怨望語免

為庶人召拜成為郎諸在位與暉厚善者未央衛尉韋

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

行資禮不逮眾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言眾斂錢物為義買積

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盎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久之

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

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眾然而不棄人倫

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師古曰燕安息也

師古曰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師古曰

師古曰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

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封陽平侯又以定策安

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

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僂師古曰僂即俯字也

常兩吏扶夾廼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

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顯制者師古曰顯與專同其後類此光聞之謂

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

師古曰云云衆語謂有不選賢之言也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義為相四

歲薨謚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傳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

陵太守師古曰屢被察廉及舉薦故得遷之也以高第入為右扶風遷太

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

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

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廼

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

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

字子康年十八以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

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

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

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

朱本曰遷之改作遷之

劉放曰僂讀為本字自可

大要教咸調也

師古曰大要大歸也調古諧字也

萬年廼不復言萬年

死後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

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

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

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曰天子未下其章也咸素善雲雲從刺

候教令上書自訟晉灼曰雲從咸刺探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於是石顯

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古曰掠治擊也音力向

反減死髡為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以咸

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翼州刺史奉

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廷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坐

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南陽太守

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曰府謂郡之府

以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為地曰木杵音中

程或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師古曰鉗在頸鈇在足皆以鐵為之鉗音其交

反鈇音弟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師古曰作程劇苦又被督察笞罰既多故不勝

也自絞死歲數百千人父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

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

養師古曰調奢侈玉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然操持掾史師古曰操

執也音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勅書

曰師古曰公然後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

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讀曰令行禁

止然亦以此見廢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

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官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師古曰子公湯之後竟徵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鈎校發其姦藏師古曰鈎音工候反沒入辜摧財物師古曰辜罪也推尊固也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鈎者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并市師古曰受所監法解在景紀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取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

鄭弘傳

歸咸故郡以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穉古稚字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遷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考論議免語在房傳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師古曰酒榷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廼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師古曰竟讀曰竟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

公師古曰次公者寬之字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

通善屬文推行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

其辭曰師古曰謂桓寬總評議其善惡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言不與己志同也故寬引之聞汝南朱生言當此

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

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斷斷辯爭之貌行行剛彊音丁喚反辯者駟其辭斷斷焉行行焉師古曰斷斷音牛斤反行音胡浪反雖未

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擡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正曲曰橋諸之也橋讀與矯同其字從手彬彬然弘博君子也師古曰彬彬文

章兒也音彼曼反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師古曰德

莫本反介然直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畧雖非正法鉅儒宿

學不能自解師古曰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音

以及厥宗師古曰性生也謂與上官桀謀反誅也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無咎無譽

囊之括結也彼哉彼哉師古曰論語云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言彼人哉無足稱也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

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師古曰說讀曰悅斗筭之徒何

列朱師古兩本下而多

朱和曰朱下當修也

足選也師古曰筓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筓之人何足選也言其材器小劣不足數也筓音所
交反選音先阮反應戴聲也噫音於其反

公孫田劉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揚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班固 漢書六十七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頴師古注

揚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

養生亡所不致師古曰致至也及病且終先令其子師古曰先令為遺令

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師古曰羸者不為衣衾棺槨者反歸也真者自然之道也羸音郎

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

父命師古曰重難也欲從之心又不忍廼往見王孫友人祁侯

之孫承嗣者名也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

上祠雍未得詣前師古曰詣至也願存精神省思慮進

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

劉敞曰頴說水也
九季卷雜傳之
物皆能對之以
自信也
祁侯承嗣者名也
于士以其二所神不
真也何自然之謂

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
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
守所聞師古曰區小意也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
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師古曰言踰禮而厚葬也
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師古曰正曲曰矯夫厚葬誠亡益於
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師古曰葬散也單盡也
也或廼今日入而明日發師古曰言見發掘也此真與暴骸於中
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
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廼合
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菑真師古曰菑與隔同其後並類此使歸
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

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師古曰文子稱天氣為魂延陵季子云骨肉下歸於土是以云然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
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師古曰塊反裏以幣帛音口對反
菑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干
載之後棺槨朽腐廼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
以客師古曰言不用久為客也繇讀與由同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為匱師古曰匱即
羸為絨服屐曰窆音歛空也空木為匱師古曰匱即
之類也絨束也音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洩殞師古曰
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師古曰尚崇也言生死皆儉約也不加功於
亡用不損財於亡謂師古曰謂者名今費財厚葬留歸
菑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也師古

利於南北軍者
有正心又置而
建不得負其業
身之建之亦身
軍心之正耳未嘗
兼身也故建業
云建於用法若
兼身心何製亦
自是其時與正
也

曰於讀曰烏 祁侯曰善遂羸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師古曰南北軍

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

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安時監軍御史

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師古曰坐賣曰賈為賣物

衛宮外士稱爲區士也賈音古其下亦同廬宿建欲誅之

取斬之則斬師古曰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

坐堂皇上師古曰校者軍之諸部建從走卒趨至堂皇

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

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

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

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

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

黃帝李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

謂姦人姦人者殺師古曰窬小竇也音踰臣謹按軍法

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

之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丞於用法

疑孟康曰丞屬軍正執事不諉上師古曰諉累也言執

可以事累於上也諉音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

女端反累音力端反

宋祁曰汝作以

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馬法亦兵書之名也解在主父偃傳詔言在於軍中何用文吏議也

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師古曰慮謂計

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師古曰慮謂計

先為之意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

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

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

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

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

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蒞射追吏師古曰蒞古奔字也

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微傷主家奴建報無它

坐服虔曰言游微奉公無它坐也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

列傳多合序

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甲第謂公主之宅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

審蘇林曰辟迴也報論也斷獄為報故言有故也不窮

窮治也辟讀曰避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

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師古曰借

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

傳其業好侗儻大節師古曰侗儻音吐歷反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

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師古曰守華陰

縣丞者其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

之名師古曰右言在上也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

之右師古曰右言在上也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

朱雲傳

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廼
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
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
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
權之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
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
舜文王於大公猶試然後爵之又况朱雲者乎雲素好
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
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
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師古曰猥曲也欲令為御史大夫妾相
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

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立易自宣帝時
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
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因藉尊貴之權也諸儒莫能與抗皆
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之裳音子私反
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拄五鹿君師古曰拄
刺也距也音竹吏反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師古曰嶽嶽長角之貌繇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
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
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
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
能有所前卻也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稱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有若鏡戒罔大散宜生恭顯南宮

又曰亡能往來故而成數毀石顯父之有司考雲疑風
更殺人讀曰諷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
玄成言雲暴虐亡狀善狀也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
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
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立成也雲亡入長安復與咸
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
泄所聞以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為
奏請下中丞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
師古曰吏上於是下咸獄滅死為城旦咸雲遂廢錮
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
進其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箭雲曰今朝廷大臣上

宋
祗曰獄下
當係治字
劉致昌改字
者在丞相上
賜在丞相上

不能匡主下立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
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空也尸位者不舉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
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孔子之
辭邪無所不至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
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
器物故有斬馬劍劍利可以斬馬也上問誰也對曰安
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師古曰
又音翻反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師古
軒前也雲呼曰師古曰呼叫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
下足矣師古曰關龍逢臣王子比干未知聖朝何如
耳師古曰言殺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
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

師古曰著

名父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

慶忠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

易囚而輯之以旌直臣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雲自是之

後不復仕常居鄴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

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

謂雲曰師古曰從音七庸反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

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吏邪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以我為吏乎

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

單兄子无字仲能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

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

於身土周於椁師古曰棺周於身小棺裁容身也土周於椁家壙裁容椁也為文五

敬列

梅福傳

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

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師古曰豫章之縣後去官歸壽春數因

縣道上言變革師古曰附縣道之使而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求假軺傳師古曰小

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

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師古曰浸漸也

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伴狂

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道秦歸漢制作儀品師古曰

也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一曰先謂在秦時箕子非疏

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子紂之諸父故言疏家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

士

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轉圜言其順也聽言

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及所從來也陳平

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師古曰立以為

大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曰言四面而至爭進奇異知者

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

之知并天下之感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師古曰

毛翰輕拾遺言其易也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亡孝

文帝起於代谷師古曰從代而來即帝位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

佐也師古曰召讀曰邵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

幾平師古曰幾音距依反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

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師古曰軌法也壞井

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

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師古曰說讀曰悅出爵不待

廉茂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不

材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

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

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

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

聚於本朝師古曰本朝漢朝也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服虔曰臣

執陵君也師古曰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也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

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徒

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李奇曰求索與已和及隨

劉敬言漢世變
隨和珠玉謂心夫至
敬衣素此物所與
上爭衡也

者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
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
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
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
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
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筭術若今臣所言
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
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師古曰秦武王即孝公
士也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伯繇曰即秦穆公也今欲致
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
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

量一作重

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師古曰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
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然夫以四海之廣士
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桀指世陳政言成
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師古曰若此
者亦亡幾人師古曰無幾言不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
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師古曰砥細石也孔子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歐除倒持秦阿授楚
其柄師古曰秦阿劍名歐冶所鑄也言秦無道令陳
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
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師古曰辟今不循伯者

之道師古曰伯讀曰廼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

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

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師古曰盜嫂受金之事晉文召天王

齊拒用其讎師古曰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用亡益於

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

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師古曰緒謂餘業也猶

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

加戮焉夫鸛鵲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鸛鵲也仁鳥愚

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師古曰以其所言自陽朔以

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師古曰以其所言自陽朔以

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師古曰防人之群臣皆承

宋祁曰亦當作其字

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

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

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

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及至

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亦有反畔之辜而

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

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

之軌杜亡秦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數御十月之歌孟康曰福謨切王氏十月

之詩刺后族太盛也師古留意亡逸之戒師古曰周公

戒成王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

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自也師古曰虞書辟

典曰闢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且不急之法諛謗之微

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

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比校而數也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

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

則金不從革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

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石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為上當與之

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

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

曰以斗為喻也斗身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此失親

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

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

之亦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上遂不納成帝父亡繼嗣福以

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

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刑也橫分謂身

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馬千

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故引之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

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間謂之庭言貞辰也法坐正坐也聽

盡平生之愚慮之益於時有遺於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宋祁曰自辰當作貞辰也

世師古曰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

省師古曰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

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東六國師古曰

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身為燕刑

見殺孫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

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

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

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

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

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

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防戎奔魯遂為魯人今

於孔子為祖列故尊而不名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

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

宗聖庶奪適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

立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王而况

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

威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

雷兩以風未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滕之

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

之於成周而葬之於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

更無祭祀孔子者孔子子孫不免編戶師古曰列以聖

人而敬匹夫之祀非皇夫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

里也言除此之外孔子子孫不免編戶師古曰列以聖

人而敬匹夫之祀非皇夫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

里也言除此之外孔子子孫不免編戶師古曰列以聖

人而敬匹夫之祀非皇夫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

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太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師古曰不自知時匡其昭穆之數也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

云敬傳

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父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師古曰不合於經也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師古曰顯讀與事同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令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師古曰其後謂棄妻子去之後不敬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

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
以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
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莽莽絕衛氏師古曰讀與備同
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
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
氏謀所繫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
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
當禁錮不得仕官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以他人
弟子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
葬之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
志節比之藥布表奏以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莽篡位

王舜為大師復薦敞可輔職師古曰為輔師之任以病免唐林言
敞可典郡擢為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為御史大
夫復病免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
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中行中庸也狷介也言必不得中庸之人與之論道則思狂狷猶
愈於頑嚚無識者也狷音工掇反觀揚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
稱朱雲多過其實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疾時人妄有述作非有實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
師古曰斬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
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言今雖無其人尚有故法可案用也又曰殷
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言殷視夏桀之亡可為戒也贊引

此者謂梅福請封孔子後是案武王克商之法而行之
又視秦滅二周夷六國不為立後自取喪亡可為戒也
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蔽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己再
入大府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故此贊引之再入大府謂初為大司徒後為
車騎將也清則濯纓何遠之有師古曰楚辭漁父之歌曰
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遇治則仕遇
亂則隱云蔽謝病去職近於此義也

揚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班固

漢書六十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

師古注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

也師古曰中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於侯家供事也與

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

因絕不相聞父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

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廼自知父為霍中孺

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

郊迎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郊迎迎於郊界之至平陽傳

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

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師古曰服

首後發跡去
天之丁匠檢
父母遺體而
成其身

前漢書三十一

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
奴婢而去還後過焉廼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
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
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師古曰
宮中小門謂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
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
老寵姬鈞弋趙婕妤有男師古曰捷仔君鈞弋宮故稱之上心欲以為
嗣命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師古曰
屬委也任音士屬音之欲反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
侯以賜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後元二年春
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師古曰

曰不諱言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師古曰立少子君行
不可諱也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
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
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
大夫皆拜卧内牀下師古曰於天子所卧牀前拜職受遺詔輔少主明
日武帝崩太子龔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
壹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
通謀為逆師古曰莽音莫力反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
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
日磾為秭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文穎曰博
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古曰蓋亦取鄉
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

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師古曰即右將
軍王莽也揚語曰師古曰揚謂宣唱之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
詔封三子事師古曰安猶焉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
師古曰切深也讓責也莽酖殺忽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
寸師古曰財與纜同白哲疏眉自美須頰師古曰頰毛也哲音先歷反
師古曰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
不失尺寸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
自己出師古曰自從也天下想聞其風采師古曰采文采殿中嘗有怪
一夜群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師古曰璽郎難故欲收取璽郎不肯
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
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師古曰多猶重也

此事為多足重也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
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晉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氏生安夫人昭后之母也桀因帝
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婕妤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為蓋侯所尚故云蓋
也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
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師古曰恩懷其德也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
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
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
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
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師古曰右上也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
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親安女光廼其外祖而顧

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繇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燕王曰

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

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師古曰伐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

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誅令

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孟康曰

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

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揚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

選也莫府大將軍師古曰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

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

其事師古曰音胡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

師古曰音胡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

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師古曰近

畫之室也或曰師古曰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

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

頓首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朕知是書誅也將軍亡

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

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也屬師古曰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

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冰不須校尉師古曰帝云將軍

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

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上不聽後

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

輔朕身師古曰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八

敢復言廼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
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
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
十三年自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立嗣武
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群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
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
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
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
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師古曰視讀曰示敞
即揚敞也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
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

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
憂憊師古曰憊音滿又音悶字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
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石也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師古曰立議而白之更選賢
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也
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是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
光廼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
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
鄂失色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莫敢發言但唯

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蓋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今漢家絕祀，師古曰：如若也。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且速決。群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師古曰：言一聽之也。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廼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官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

宋初嘗有下當除所

宋初曰受難改作受難

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廼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群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卒故死也。自裁自殺也。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群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師古曰：安焉也。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廼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為襦。形若今華襦矣。師古曰：晉諱是也。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卞。師古曰：陛以衛陛。下也。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群臣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八

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師古曰楊敞也大司馬大

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師古曰張子孺度遼將軍臣明友

師古曰范明友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後將軍臣充國師古曰趙充國御

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宜春侯臣譚師古曰王訢子當塗侯臣聖

師古曰杜侯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杜屠耆堂

師古曰杜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臣昌師古曰侯蘇昌大司

農臣延年師古曰師延年宗正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

師古曰也廷尉臣光師古曰李光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壽大鴻臚臣

賢師古曰韋賢左馮翊臣廣明師古曰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

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典屬國臣武師古曰蘇武京輔都尉

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學光

祿大夫臣遷師古曰王遷臣疇師古曰宋疇臣吉師古曰景吉臣賜臣

管臣勝臣梁臣長幸師古曰不知姓也臣夏侯勝師古曰李奇曰同官

師古曰也太中大夫臣德師古曰不知姓臣卬師古曰充國子也昧死言皇太

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求保宗廟總壹海

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

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

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

師古曰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

成成解喪服素食云平常之食失師古曰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

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鷄豚以食

師古曰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

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在符節臺

大行前昭帝極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就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尔發漏從官更持節師

更不封之得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慎也曰更音工衡師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

居禁闈內教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師古曰之往也自往至署取節也

朝暮臨師古曰臨哭臨也音力禁反今從官更持節從師古曰更互執節從至哭

臨之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使中御侍中名君卿也

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

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師古曰俳優諧戲也

倡樂人也會下還上前殿如淳曰下謂極之入冢葬還不居喪位便處前殿也師古

俳音排擊鐘磬召內泰壹宗朝樂人輦道年首師古曰祭泰壹

胡稼反

神樂人也

孟康曰年首地名也

上有觀如淳曰輦道閣

道也年首屏面也

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

臣贊曰年首

池名也在上林苑中

方在衰經而輦游於池

言無哀戚也

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年首而鼓吹歌舞

也年首贊說是也屏面之言失之遠矣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塗年首劉逵以為年首閣道有室屋也此說更無

所出或者思及遠據此
蓋道年首便誤用之乎
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厨
三太牢具祠閣室中
故謂之厨
城門閣室閣道之有室
者不知禱祀已與從官飲嚼
師古曰嚼食
駕法駕皮軒
何淫祀也

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璣鬪虎師古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陳也北宮桂宮並

在未央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革車也漢廡有果下馬

宮北高三天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

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

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

太后曰止師古曰且止讀奏為人臣子當淳亂如是邪師古曰責王也

悼乘也音 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

布內反 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弁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謂

免奴為變易節上黃旒以赤師古曰以蠶屈龍與辰太

良人者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

輒改之常與今與從官奴夜飲湛沔於酒師古曰湛讀曰沉又詔太

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師古曰

晚復詔大官趣具無關食監師古曰趣讀太官不敢具

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師古曰內入也

也獨夜設九賓温室師古曰於温室中設九賓之延見

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

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

宗廟而私祭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如淳曰旁

昌邑哀王也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

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

諫以過失使入簿責勝師古曰簿音步戶反縛嘉繫獄

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

更師古曰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

博士臣霸臣雋舍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

臣德臣質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

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

帝後行淫辟不軌師古曰軌法誹云籍曰未知亦既抱

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衛武公刺厲王也籍假也此言

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矣

實不幼少也五辟之屬莫天不孝師古曰五辟即五刑也辟音頻亦反周襄王

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

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繇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

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詛

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

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

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師古曰引光曰孝經之言

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廼即持其手師古曰解脫其羣

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

曰愚竊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

郎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

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師古曰言

不復得作見於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葬於

遠方不及以政師古曰言不豫政令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

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

誣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師古曰呼

故反音火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師古曰悔不光坐庭中會

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

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

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

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

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
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嗣孝昭皇
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
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
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
陽武侯師古曰解並在宣紀幹音舉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
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
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
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
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
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

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
胡越兵光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
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
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廼歸政上謙讓不受
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斂
容禮下之已甚師古曰下音胡據反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
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
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
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
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
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塚上如淳曰典

劉敞曰... 身者... 便者... 則當... 且出... 信不... 何謂... 所取... 口第... 及亦... 木唯... 改以... 榘木

者為冢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古師

曰漢儀注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要已

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

梓宮服夏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為之親便房黃腸題

湊各一具服夏曰便房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

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文二尺四寸周二

丈內梓宮次被椁柏黃腸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

如氏以為禭從木外臧椁十五具服夏曰在正臧外

木名非也從木外臧椁十五具妾臧也或曰屬廢之

屬也蘇林曰從木柏葉松身師古曰爾雅及毛詩傳並

云從木松葉柏身檜木乃柏葉松身耳蘇說非也從音

上庸反檜音丁東園温明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

閣反字亦作枯東園温明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

其中以懸鏡上大斂并蓋之師古曰東皆如乘輿制度

園署名也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也皆如乘輿制度

載光尸柩以輜輶車文穎曰輜輶車如今喪輜輶也孟

之則京故名之輜輶車也巨賈曰秦始皇道崩祕其事

載以輜輶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輜輶車類也案杜

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輶車駕大廢白兕駟以輶車駕大

廢白鹿駟為倅師古曰輶輶本安車也可以閉息後因

載喪飾以柳絮故遂為喪車耳輶者密閉輶者旁開窓

牖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其一摠

為藩飾而合二名呼之黃屋左纛師古曰解發材官輕

耳倅副也音千內反黃屋左纛師古曰解發材官輕

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

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

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

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

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

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

以康寧功德茂盛朕其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應劭

等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師古曰與明

讀曰豫

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後下詔曰宣成

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師古曰善善者謂惠寵善人也

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

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師古曰塋墓起域也音營

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

昭靈高祖母冢園也文穎曰承恩宣平侯冢園也師古曰昭說是也文李並失之盛飾祠室輦

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晉灼曰閣道乃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曰

此亦其冢上作輦閣之道及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

繡網馮黃金塗如淳曰網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蓐也以繡為茵馮而

輿輦也韋祭薦輪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音張呂侍婢以五采絲輓顯遊戲第中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初光

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晉灼曰漢語東閭氏士顯以婢代立素與馮殺姦也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布家務者也殺者子都之名而禹山

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

出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倉頭奴上

朝謁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莫敢譴

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

上官太后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

其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

山音山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今大夫給事

中他人壹聞女能復自救邪師古曰聞音居莫反後兩家奴爭道

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為叩

頭謝廼去人以謂霍氏師古曰告語也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

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

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上令吏民得奏

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師古曰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於是

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顯愛小女

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師古曰乳醫視

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揭反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

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

急師古曰簿音步戶反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

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師古曰署

者題其奏後也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師古曰未知其

宋祁曰語疑作昔

宋祁曰次字下當有女字

宋祁曰使禹官名字名下當添為字刪官字

虛實廼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

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

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

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

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

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

馬者蘇林曰特但也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

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

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

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

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

宋祁曰稍下疑有漏字

是如淳曰縣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師古曰外反

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師古曰不自宣見禹恨

望深師古曰延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師古曰言今

持國權柄殺生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師古曰左馮

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

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師古曰即

其姓也字或作史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

曰皆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無如猶各自有時今許史

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

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

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

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

生多窶人子師古曰窶貧而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師

曰喜音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師古曰言嫉今陛下

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

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

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

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

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

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

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謹衆聲寧有是邪

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

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
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師曰曉星
文者語平曰癸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
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
師古曰卒讀曰倅忽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
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
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
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曰
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
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疾矣不如先也師古曰遂
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厭相避當受禍也會

救邪曰正天子
改止天子

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猶
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於
禮無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師古曰認以山禹等甚
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
顯曰知捕兒不師古曰知亟下捕之蘇林曰且疾下捕
力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
師古曰鴉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第
耳非止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黃霸傳鴉音羽驕反第
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
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鼯如淳曰高
敢有擅議宗廟者弄市師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
古曰羔菟鼯所以供祭也

平君置酒文穎曰宣帝外祖母也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
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
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
寫祕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
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
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弃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
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廼下詔曰廼者東織
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師古曰解在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
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
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誣誤百姓賴宗廟神

靈先發得成伏其辜師古曰事發而捕得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
誣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
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
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
發其事師古曰言其立意發之也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
師古曰遂成也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封章為博成侯
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
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
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眾必害之師古曰右上也霍氏秉權日
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廼
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

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
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
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
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
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
被燒炙者也
行音胡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師古曰鄉讀曰
嚮次下亦同也今
論功而請賞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
人廼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
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
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

前通傳勇略表
主者身危功蓋
天下者不貴

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古曰右
右上也上廼賜
福帛十疋後以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
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空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
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師古曰肆放也後
也近音鉅斬反
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
氏之禍萌於驂乘師古曰萌
謂始生也至成帝時為光置冢百
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
陸侯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師古曰磾
音丁奚反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師古曰休
屠音儲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
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

金日磾傳

居廷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
多為漢所破師古曰昆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
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眾降漢封昆邪
王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
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師古
於宴游之時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
不竊視師古曰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
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
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
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
驛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妾得一胡兒反貴

後漢四十四卷楊彪
傳後子脩為曹
操取殺操先死回
曰云何瘦之甚對
曰愧每日碑先見
之明猶懷先牛
欲獲之爰操
為改之

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
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師古曰
日磾每見畫常拜鄰之涕泣然後廼去師古曰日磾
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
師古曰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師古曰日
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毀
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
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
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
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
後上知太子冤廼東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師古

宋神曰卧輪當改作卧輪

曰及謂及遂謀為逆日碑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

於禍也師古曰上下於殿也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何羅亦覺日碑意以

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屢曰甘泉一名林

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日碑小疾卧廬師古曰廬中何羅與

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

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日碑奏厠心動師古曰

厠而心動立入坐内戶下須臾何羅裹白刃從東箱上

師古曰置刃於衣裏中也懷古袖字見日碑色變走趨卧内欲入趨讀曰

趣嚮也卧内天子卧處行觸寶瑟僵日碑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

羅反師古曰傳謂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

日碑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止勿格日碑拈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

掉胡若今相僻卧輪之類也音灼曰胡頸也掉其顛而投殿下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掉音才瓦反得禽

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師古曰繇日碑自在

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忤逆也賜出宮女不敢近上

欲内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師古曰篤厚也

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光讓日碑日碑曰

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日

碑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碑為柁侯

師古曰柁音丁故反日碑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

光白封日碑卧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

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碑兩子賞建俱侍中與

昭帝畧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

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
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
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廼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
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師古曰萌
有端緒若
草之始生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勳薨
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為純侯奉日碑後
初日碑所將俱降第倫字少卿為黃門郎早卒日碑兩
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
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
楚王延壽反謀師古曰與
讀曰豫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
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闔無內霍氏親屬師古曰禁止也
門闔宮中大小

之門也傳聲而
止諸門闔也封為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冢塋杜
陵謚曰敬侯四子常敞岑明岑明皆為諸曹中郎將常
光祿大夫元帝為太子時敞為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
為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
隨陵為園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為奉車
水衡都尉至衛尉敞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
上亦難焉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
有天子一人亦難之病甚上使使者問所
欲以第岑為託上召岑拜為郎使主客服虔曰官名屬
鴻臚主胡客也
敞子涉本為左曹上拜涉為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
尉舍李奇曰輦綠車常設以待幸也臨敞病因拜子為
侍中以此車送敞見其榮寵也如淳曰幸綠車
嘗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今遣涉歸以皇孫車載之寵
之也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師

古曰如晉須臾卒敵三子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
之成帝時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
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是也東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而
參使匈奴匈奴中郎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越騎校
尉關都尉安定東海太守饒為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
皆侍中諸曹將大夫師古曰將亦謂中郎將也而涉之從父弟欽舉
明經為太子門大夫東帝即位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欽
從父弟遷為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傳太后崩欽使
護作師古曰監主葬送之事也職辦擢為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
帝即位徵為大司徒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
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

忠孝為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
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如
伯姓入說為人後之誼曰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
師古曰白欲以內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師古曰欽
與族昆弟純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曰碑傳子節侯賞
而欽祖父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
奉其後當母南即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
為大夫人文穎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當上名狀於大
耳為父立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曰碑功亡有賞語當名
為以孫繼祖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晉初曰當是賞弟
為其父及祖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始淳曰以賞故
父建立廟也

後列史從
宋祁曰從成姚本
作後成

其祭事臣贊曰當是支庶上繼太宗不得顧其外親也
而欽見當母南為大夫人遂尊其父祖以續日碑不復
為後賞而令大夫主賞師古曰時甄邯在旁庭叱欽師古曰於
祭事師古曰贊論是也師古曰也師古曰因劾奏曰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
封襲爵號師古曰重知聖朝以世有為人後之誼前遭
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衷不獲厥福廼者吊寬衛寶
復造姦謀至於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師古曰
曰艾讀曰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
心遵明聖制專壹為後之誼以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
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立正統持重者也賞
見嗣日碑後成為君持太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
太宗不可以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

宋祁曰頗
或當降
疑或

殿省中教當云云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當即如其言
則欽亦欲為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
頗惑衆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
泚大臣所宜大不敬純侯當上母南為太夫人失禮不
敬恭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以
時即罪師古曰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邯以綱紀國
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子
右曹湯為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為人後
之誼益封之後恭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
於主師古曰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笏若

漢書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八

文選十卷 龍大冲
詠史詩金張藉曰
業七葉 漢籍
女選二十卷 雜極
下曰金張服 紹覽
許史乘 華軒注
張藉曰業七葉 珂
漢籍又曰朝集金
張籍 卷宿許史
序 匡金曰碑張華
世並累代仕漢故
紹覽許史 石史 氏好之家 並盛為 子 及乘華軒

摧燕王仆上官師古曰仆音赴因權制敵以成其忠忠廢置
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
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
子所倚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晉灼曰
下取平也過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師古曰湛
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師古曰財與纜同哀哉昔霍叔封於晉師
曰霍叔文王之弟也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
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竊主忠信自著勤功上將傳
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
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班固 漢書六十九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師古注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師古曰邽音圭後徙金城今居

師古曰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服虔曰金城隴西天

也音零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是也昭帝分

隴西天水置金城充國武帝時已為假司馬則初以六

郡良家子者非金城也此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

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師古曰通

也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

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廼與壯士百餘人潰圍

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

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

劉歆曰百蠻
本始年後少府皆
有姓名充國未嘗
將軍兼少府
者明世府字是
時少時猶言
毛發也

劉歆曰百蠻
本始年後少府皆
有姓名充國未嘗
將軍兼少府
者明世府字是
時少時猶言
毛發也

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氏人反師古曰氏充
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
谷師古曰領兵屯於上還為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
王文穎曰匈奴擢為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
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為蒲類將軍征匈奴
斬虜數百級還為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
旁塞至符奚盧山師古曰旁依欲入為寇亡者題除渠
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
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
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領之單
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師古
更反音下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鄭氏曰累音隣孟康曰
更反音下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鄭氏曰累音隣孟康曰

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湟音皇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
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
湟水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郡縣不能禁元康三
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
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競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
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上聞
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
相攻擊執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
約攻今居師古曰合約與漢相距五六年廼定至征和
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師古曰煎匈奴使又至
小月氏師古曰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眾十餘萬人
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師古曰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

宋祁冒
作莫報及

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

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

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師古曰設謂開許之

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沮音才汝反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

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阮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

先零相直師古曰直當也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

及未然為之備師古曰未然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者其計未成

至匈奴藉兵師古曰藉借也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師古曰鄯音善

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

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廼解仇作約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此下言遣开蒙離庫

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

开小开則罕羌开羌姓族殊矣开音口堅反而地理志

天水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

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類到秋馬肥

合而言之因為姓耳變开為井字之訛也

變必起矣且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救視諸羌毋令解

仇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視讀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

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

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為惡堅也

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

揚玉等恐怒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沈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鄉讀曰嚮遂劫

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

三千屯備羌至浩亶師古曰浩音浩亶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為虜所擊

失亡車重兵器甚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

刺奉古曰心怒且是且怒也羌未有友而漢使之致誅殺其大故楊玉等謂漢之取信向於星子他族皆怒也

宋祁曰解仇上疑有復字

昇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其下亦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鄭氏曰踰遠也三輔言也師古曰踰讀作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畧俱奏上也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師古曰欲待也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使虜不覺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

列舉古言並循俱

不足貪六百里師古曰山峭而來水曰陘四望者陘名也陘音狹今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陘中亡虜又穎曰金城有三陘在南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陘中兵豈得入哉師古曰杜塞也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日饗軍士師古曰饗之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闕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飲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至今居虜並出絕轉道師古曰並讀如字又音步朗反卬以聞有

不羣羊聚不同
出鈔他故曰並也
何煩曲解下文介
兵並出又當為
且邪

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
曰疏搜索也師古曰疏字本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也通轉道津渡初罕开豪靡當
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
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
廼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
曰言勿相和同自取滅亡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
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
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
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
微極廼擊之師古曰微要也要其營極者也微音工羌反時上已發三輔太
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鎖者弛之言解也音式爾反三河潁川沛郡

度詞字後
宋祁曰後
如及作度

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
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
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
可久或曰至秋冬廼進兵此虜在竟外之無師古曰竟
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師古曰能屯兵
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
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
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
盡誅盡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師古曰復引兵還冬復
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師古曰天子下其書充國令
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羊

仍類也

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師古曰徒何反凡以

曰回謂路紆曲也音胡悔反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

畜產載真物者皆爲佗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

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師古曰商計度也遂

永中入山林師古曰少古草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院

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師古曰復

音扶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

至計也師古曰殆僅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

水草師古曰日勒張掖之縣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

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師古曰要遮社塞也其郡兵尤不可

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師古曰言被劫畧而反叛非其本心故臣愚

冊欲捐單開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

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

和輯師古曰拊古撫字輯與集同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

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單開之助師古曰真侍也

不先破單開則先零未可圖也上廼拜侍中樂成侯許

延壽爲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師古曰

曰即就也就其郡而拜之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師古曰讓

也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單

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師古曰徙其妻子令遠居而身來爲寇也精兵

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冠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

掖以東粟石百餘芻橐束數十師古曰皆謂直錢之數言其貴轉輸並

宋祁曰稍引去字

列奉古曰微無
讀當屬下句
言雖無未國
誰不樂此安
便也

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

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穀

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讀多藏匿山中依險阻

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文穎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寧有

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師古曰久

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

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嫫月氏兵四千人服虔

音兒羌名也蘇林曰嫫音兒遮反師古曰蘇音是也亡慮萬二千人師古曰亡慮

志食化齋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

句廉上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去酒泉八百里去將

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

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

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欽飛射士步

兵二校尉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

敗張晏曰五星所聚其下勝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

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

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

安國家師古曰言為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廼上

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

擇羌人可使使罕論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

謀恩澤甚厚沛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

此先之首師
名王
前

朱祁曰
姚改作
景

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玉將騎四千及煎鞞騎五千阻石山木
候便為寇師古曰謂依阻山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
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師古曰釋置也放也起壹難就兩害誠非
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
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皆兵法之辭也致人引致而取之也致於人為人所引也今罕
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師古曰飭
整也須待也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
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
為虜所致之道師古曰釋發也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
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

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
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
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
黨師古曰施德也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
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如小種羌名也
是虜兵寢多師古曰寢漸也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
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師古曰累音力臣得蒙天子厚
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
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
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
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

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父屯聚解弛。師古曰：解讀曰：解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道院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大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曰：謂更迴，還盡力而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君及於田畝之中刈芻牧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志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服虔曰：靡，志羌帥名也。充國以聞，未報。靡志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

劉宋作得復還故地
宋祁曰復還一本作

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便音頻，面反。非為公家忠計也。師古曰：為音于，反。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志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泚。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泚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利。脛音下，定反。泚音息，列反。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恐其死。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

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

軍之身不能自保師古曰繡衣謂御史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

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防之可無今

日之冠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師古曰行音下更反丞相

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金城湟

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音司農中丞糴三百萬斛

穀羌人不敢動矣師古曰言豫儲糧食可以制敵耿中丞請糴百萬斛

廼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

故敢為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

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師古曰卒讀曰猝雖有知者不能善

其後羌獨足憂邪師古曰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吾固以死守之明

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由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

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

牛食月用糴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

十三斛芟橐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師古曰芟乾芻也橐未解也石

百二十斤解音工旱反難又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

之變師古曰卒讀曰猝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

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

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羌虜故由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

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

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

劉宋故字
在七字上
宋林曰故
古當作也
宋林曰故
田姚刪故
字

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
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
浚溝渠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陁以西道橋七
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
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畝字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
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音口
浪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師古曰畜讀曰蓄
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廩
及器用簿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
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
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

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
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
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
曰薦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
罷兵師古曰般音班班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
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替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
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
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諭者也羌虜即羌賊耳無豫於胡也此坐支解
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
校師古曰一部更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

漢書卷一百一十九

宋祁是
平疑作
五十七

心離
勢本

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

師古曰：墜，古也。

古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

作不失農業三也。

師古曰：並，且也。讀如本字。又音步浪反。

軍馬一月之食

度支田士一歲。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

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賑羌虜。

師古曰：賑，亦示字。揚

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

師古曰：閒，讀曰

閉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

師古曰：言不可必勝。

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瘞墮之

患。

師古曰：離，遭也。墮，謂因寒凍而墮指者也。

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

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

之執九也。

師古曰：閒，謂軍之閒隙者也。

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

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陁中道橋，令

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

師古曰：信，讀曰申。

從枕席上過

師十一也。

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

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

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

國材下。大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

擇上，後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

狄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

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

道上屯兵，後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開小開，前言

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

不分別人而并擊我。

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開本意是以大小開。

劉奉高
居民得
並田並亦
俱也

羌老

有此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
言也。執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
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
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
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異遠在
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
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
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
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蕪同謂
為高樓以望敵也音
才消反狡賊不絕如淳曰播狡相連也師古曰此狡謂用
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荷狡
滅耳也周禮狡人掌王馬之政六駭成狡蓋用關城闌
養馬也說文解字云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闌禽

獸也今云狡賊不絕言營壘相次便兵弩飭關具師古曰便利也飭
整也其字從力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
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
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
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
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
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直用反是臣之愚計所以度
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
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師古曰卒讀曰卒臣聞
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
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師古曰豈

宋祁別本
復下有軍字

讀曰師古曰俱不即今同時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
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師古曰罷貶重而自損非
所以視蠻夷也師古曰視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
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
桓不可不憂今又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
師古曰澹古贍字贍給也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
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師古曰諭曉告雖
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
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
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濂之便師古曰媮苟且
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宋祁校
當作劫

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師古曰言不罪當萬
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師古曰數音所
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
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
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
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
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師古曰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
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
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
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
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

宋祁曰議
當作有
議字

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印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滌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志等自說必得師古曰說責也自以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鄧展曰浩星姓也賜名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洮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

宋祁曰獲作也

利奉古宣紀作五月斬楊玉降此不同疑是紀誤

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師古曰卒以其意對卒終也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師古曰且音子間反共斬先零大豪猶洮揚玉首文穎曰猶非也靡志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君靡志為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勸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第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以使氣若今

言惡酒者不如湯兄臨泉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泉後
臨泉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師古曰酌音況
怒曰酌醉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
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師古曰開宴卬道車騎將
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如淳曰所為上欲誅之卬家將
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籥筆張晏曰橐籥囊也近臣莫橐
師古曰橐籥所以盛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曰籥
襄籥筆者挿筆於首橐音丁各反又音託事孝武帝數
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師古曰全安而免安世用是
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卬
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
如淳曰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
馬中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也下吏自殺充國

宋祁曰泉
弟湯之
浙本作湯

宋祁曰橐
籥音丁各
反今讀之
音託

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庭每有四
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師古曰與年八十六廿
露二年薨蓋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公主主亡
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習
為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誅子免
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為營平侯師古
音汲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
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廼召黃門郎楊雄
即充國圖畫而頌之師古曰即就也曰明靈惟宣戎有
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
師是討是震師古曰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

宋祁曰庭
改作廷
宣帝女而
元帝妹也

師古曰震
合韻音真

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

應劭

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自將萬騎出張掖擊羌宣帝使充國共武賢討罕開於解水之陽也營平守節

婁奏封章師古曰婁古屢字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師古曰料量也亢當也合

韻音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鬼方言

其幽昧也庭來帝庭也一說庭直也昔周之宣有方有寃張晏曰方

歌功廼列于雅師古曰大雅之詩也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赴赴

桓桓亦紹厥後師古曰紹紹勁也桓桓威也充國為後

將軍徙社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為破羌將軍

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忠至大官

辛慶忠字子真少以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

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師古曰歙即翁字陷陳郤敵

宋祁曰歙改作餗

劉敞曰中車

騎將軍不成

明衍軍字是

歷中中兼

軍騎將吏

省文揔言之

耳

又曰中車

騎將軍行車

軍字當云

中騎將不從者

車去騎為軍將

惠奏其功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者國還為謁

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茂材遷郎中車騎

將軍朝廷多重之者轉為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

在著名成帝初徵為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

吾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忠為

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

薦慶忠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師古曰

曰鄉讀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畧威重任

國柱石師古曰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

臣鳳不宜久處慶忠之右師古曰廼復徵為光祿大夫

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為光祿勳時

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官之奇晉獻

不寐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以官之奇在寢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

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立形師古曰厭抑也未有禍難之形豫勝之也厭音一葉

反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

應卒師古曰卒讀曰倅謂暴也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

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

滅師古曰始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忠行義修正

柔毅敦厚師古曰和柔而能沈毅也尚書谷絲暮曰擾而毅擾亦柔也今流俗書本柔字作果者妄

改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吏莫不聞廼者

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

豫禦之師古曰非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伐中國者言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也

劉敞曰所定字
宋祁曰國者下
當添其字

慶忠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師古曰虞度也言有冠難非意所度也其後

拜為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為左將軍慶忠

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為鮮明唯

是為奢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年老卒官長子通為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

子茂水衡都尉出為郡守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

二千石者十餘人元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忠本

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

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新貴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

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誠事兩甄時平帝幼外

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

宋祁曰注
不寐下當
添七字

宋祁曰已嘗
作以

從舅衛子伯相善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兄兩人俱游俠

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莽誅衛氏兩甄構言諸辛陰與

衛子伯為心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之謀師古曰說於

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

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

誅殺之辛氏繇是廢師古曰繇慶忠本狄道人為將軍

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賈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郡

人師古曰郡扶風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郢王圍甘延壽

師古曰圍為強弩將軍見翦義渠公孫賀傳介子成紀

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

秦時列宋
本無特字
宋祁曰秦
下皆添時
字

襄狄道辛武賢慶忠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

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

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騫馬

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師古曰

詩也解在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

猶存耳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佛敎大學所藏

